

## 疫情期間對「後疫情時代」的哲學省思： 「人文的 AI」或「AI 的人文」

米建國\*

「疫情之後」(after COVID-19) 代表著許多人殷切地等待，同時也投射出大多數人衷心的期盼。但是，究竟在什麼時候疫情才會結束？又在什麼前提與條件之下疫情才叫結束？最終這波疫情真的會結束嗎？

從 2019 年底開始，新冠疫情的流行帶來了全球性的肆虐與震撼，全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倖免於難。這股流行疫情除了無情地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同時也悄悄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與人際關係。正當處於這個疫情流行的期間，思索著後疫情時代的各種可能發展，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究竟能否在「疫情流行期間」與「後疫情時代」之間清楚地劃出一條界限，目前可能還沒有任何人可以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一開始的時候，有些人把新冠疫情類比於 2002 年至 2003 年間所發生的 SARS 冠狀病毒，只是後者持續的時間較短，影響的區域也相對較小。如果新冠疫情真的像 SARS 冠狀病毒疫情一樣，那麼我們確實可以期待所謂的「疫情過後」早日到來。另外，有些人把新冠疫情對比於 AIDS 愛滋病毒。愛滋病在 1981 年美國通報首宗病毒感染之後，全世界就開始展開與這個傳染病的長期抗戰。愛滋病毒比起 SARS 病毒的影響區域更廣大、流行時間也更持久，這類病毒至今仍然繼續與世人糾纏不休。只是我們已經對愛滋病毒的了解較多，也懂得如何控制與避免病毒的發生與傳染，所謂的「疫情過後」對愛滋病毒來說，並非此類病毒已經完全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而是在人類的心理層次上已經適應此病毒的存在，也懂得如何與此病毒共生。如果新冠疫情就如愛滋病毒一般，那麼我們就應該努力及早掌握與適應新冠病毒的特性與威脅，做好長期「與新冠病毒共舞」的準備。也有人意識到，新冠病毒可能就像一般的流行感冒。目前一般的流行感冒大概可區分為 A、B、C、D 四種類型，在人類與動物之間不定期出現流行與傳染的現象。對大多數人而言，流行感冒就好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周遭

---

\* 東吳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親朋好友偶而的感冒，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如果新冠疫情最後也只是流行感冒的一種新興類型，那麼嚴格來說，就沒有所謂的「疫情過後」，新冠疫情將悄悄進入人類的歷史潮流，人類也將默默接受與面對病毒長存的事實，並做出適度的調整與因應的對策。

無論如何，當我們正處於新冠疫情流行期間，若要做出對「後疫情時代」的省思，有兩個重點需要特別注意。首先，第一個需要注意的重點是，由於新冠疫情還處於現在進行式，「後疫情時代」何時出現還是個未知數，我們對於後疫情時代的展望將會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之上：其中一個層次是屬於「實然」層次，也就是我們對於後疫情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可能發展路徑所進行的實際預測。另一個層次則屬於「應然」層次，也就是我們對於後疫情時代的發展所冀望與期待的路徑。前者有所謂預測的對錯，由未來事實的發展來印證其中的真假。而後者則有所謂期待的落差，由未來的結果是否能滿足我們的期待來決定其中的好壞。其次，第二個需要注意的重點是，所謂「哲學的省思」也包含著兩個不同的面向：其中一個是往回看的後顧，這是屬於「省」的面向。另一個則是往前看的前瞻，這是屬於「思」的面向。「省」並不只是回憶過去所發生的一切，而是透過回顧過去所發生的事實，提供我們一個良好的借鏡，避免重蹈覆轍，重複犯錯。而「思」也不只是編織夢想著未來美好的結局，而是要能夠深思熟慮，謹慎規劃我們所要達成的目標，做好環境風險評估，掌握未來變化因素，培養自我卓越能力，為邁向理想而做好萬全的準備。一個完好與成熟的省思，必須要能夠整合「省」與「思」的兩個面向，才能建立在反省過去錯誤的經驗之上（並且具備一種避免重複犯錯的驅動之力），為達成未來理想的目標而深思熟慮（並具備一種足以達成目標的實踐智慧）。

當我們做好了「實然」與「應然」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並且也具備了「省」與「思」這兩個不同面向的哲學方法，就可以開始鋪陳與展開對於「後疫情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哲學省思。我們先簡單回顧反省一下，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世界文明的最新發展軌跡是什麼。然後再仔細進行前瞻思索，一方面觀察新冠疫情發生之後，對於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什麼重大的影響與衝擊，另一方面也對「後疫情時代」的可能發展趨勢，進行實然層次上的預測；並且也提出應然層次上發展理想與積極建議。

近幾十年以來數位化的發展、機器人的進化與人工智能的崛起，開始孕育著世界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與躍進，也逐漸反應出人類生活型態的劇烈改變與調整。針對這項新興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有許多相關的 AI 產業正在快速的成長茁壯，AI 數據處理、AI 智慧交通、AI 智慧城市、還有許多運用 AI 管理的商

務企業與公共政策，這些產業發展與政策推動進一步形成所謂的 AI 產業鏈。相較於人類文明發展史中的宗教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與技術革命，這個所謂的 AI 革命可以說是來勢洶洶。過去的幾個革命，帶給人類生活上許多突破性的改革與進步，增長了人類對世界的知識。但這一波的 AI 革命不僅使之前的改革與認知加大加快，更直接衝擊與挑戰到人類文明自身，這些衝擊與挑戰包括：機器人是否有完全取代人的可能（從部分的產業與勞力到全面性的產業鏈）？人工智能與人類智慧是否將難以區辨？更激進的想法是，在超級人工智能無限發展下去之後，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否將無法回頭，失去控制？更進而使人類慘遭滅絕？這些問題與假設在新冠疫情發生前，早就是重要的哲學議題，也同時是一些科學家的爭論。但是這些議題與爭論在疫情發生後的這兩、三年之間是否加速膨脹？

如果仔細觀察這波流行疫情所帶來的全球性影響與衝擊，不難發現最直接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緊密接觸」與「社交距離」。新冠病毒使人與人的接觸變少，距離變遠。但是接觸變少的部分是指肉體或實體的接觸，相對的在視訊、網路與雲端的接觸反而大量的增加。而在距離變遠的部分則是指實體空間的距離，相對的在網路交流與虛擬實境的距離反而顯得更為接近。全球因為商務或旅行的人口流量減少，但是國際間商品的運輸物流反而大量增加。許多原本需要人員服務與操作的商務與勞務，為了減少接觸的傳染，也加速了機器人與電子化的日常使用模式。網路資訊的取得與人工智能的應用，也大量出現在教育、醫療、社工長照、交通系統、農業養殖、餐飲食品之中，甚至連技術創新與藝術創作也難以倖免。如果我們認真思考「後疫情時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那麼在 AI 產業下的人文省思與社會關懷將是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針對這個「後疫情時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有個值得關注的重點是：「AI 人文」與「人文 AI」的不同層次的省思。「AI 的人文」很明顯是屬於對「後疫情時代」發展的實然層次面上之預測與推斷，而「人文的 AI」則是屬於應然層次面上的願景與期許。

我們究竟是要一個「人文的 AI」？還是要一個「AI 的人文」？所謂一個人文的 AI，是指 AI 這個產業在創發與應用的過程中，我們如何積極加入人文相關的內涵與元素，使得 AI 未來的發展面貌，可以更接近像一個真實人，而不只是一個虛擬人，更不會是一個沒有人性的超級怪獸。另一方面，一個 AI 的人文，則是強調在面對 AI 產業的強勢發展與 AI 文明的巨大衝擊時，人類社會應如何因應，人類文明又該如何調整。

AI 最早的發展，是希望能夠在一個「圖靈機器」或計算機發展的既有基礎之上，繼續建造一個人工生物：人工動物或虛擬人（最少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像動物或人類的人工生物）。這個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當然是一個電腦或機器人（或動物）到底要具備哪些基本要件，才能夠稱得上是個像人或動物的生物？機器可以像人一樣具有智慧嗎？機器可以像人一樣透過思考來解決複雜的問題嗎？機器可以像人一樣擁有意識、想像、創造、自由選擇、甚至各種情感與感受的能力嗎？最根本的問題當然是：人工生物（或 AI）和人（或人的智能或智慧）之間有什麼差異？AI 最後有可能像人一樣，甚至超越人的智慧，未來完全取代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

AI 最近的發展，在加入了巨量資料（Big Data）與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這兩大法寶之後，把 AI 產業推向了時代的先端，把 AI 文明蔓延到世界的角落。這個發展自然產生的問題，當然是 AI 的發展到底會給人類帶來多大的挑戰與衝擊？AI 的科技與產業已經是個跨國與跨域的發展型態，AI 所具備的能力與影響也已經巨大與快速地超越了人所能達成的範圍與目標。我們應該如何有效應用 AI？我們該如何積極控制 AI 過度的發展與濫用？我們又該如何避免被 AI 取代？這些問題當然都和我們在發展與運用 AI 科技時，是否能妥善處理以下的問題相關：AI 的計算、判斷、決策與推理是否可以清晰透明，並且具有可解釋性？如何避免 AI 發展過程中損害到個人與群體的權利與利益？AI 錯誤的決策應該由誰來負責？AI 科技如何能讓人類共知共享？AI 發展如何能發現自身的錯誤快速修正自身的錯誤？AI 與發展相關人權的保障、道德的規範與法律的制定是否能夠全面而完善的提出？

既然已經在實然層面上實際預測了「AI 人文」是個未來無可避免的走向趨勢，為什麼我們還要擔心在應然層面上所提出之「人文的 AI」的願景與期待呢？如果我們樂觀預見並全力投入「AI 人文」的後續發展與深度研究，為什麼我們還要悲觀警告並積極提醒「人文 AI」的必要規範與相關決策呢？其實就像當代著名物理學家 Stephen Hawking 曾公開對人工智能發展所表達出的糾結心態，並提醒人工智能發展的兩面刃：人工智能是人類最美好的發展，卻也是人類文明最糟糕的事件；人工智能一方面為人類帶來許多美好的福祉，但另外一方面卻也為人類的生存延續帶來極大的威脅。近年來也有許多科學家與企業家對於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應用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有些人樂觀看待人工智能的後續發展（例如，臉書執行長祖克伯就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十分樂觀，並表示不需過度憂慮後續的風險），但另一部分人卻擔憂人工智能的過度發展會產生不可控制的邪惡結果（例如，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就悲觀地表示，人工智能是人類文明最大的威脅）。

其實，祖克伯與馬斯克的爭論並不是在同一層次上發生的對立。祖克伯所強調人工智能發展的樂觀前景，是屬於實然層面上的觀察與預測。他認為人工智能所帶來利益，將遠遠超過任何潛在的結果。他特別預測在由人工智能所駕駛的無人駕駛車將安全無虞，並且在應用人工智能健康醫療的部分會帶給病人更好的診斷與治療。相較之下，馬斯克的悲觀預言則是屬於應然層次面上的警告與建議。他強調將不斷地發出警訊，提醒人工智慧發展所帶來的風險，這一切都是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機器人會在大街上恣意殺人，也不希望人類的文明被無情地摧毀。祖克伯樂觀的預測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即將實現，但是馬斯克悲觀的警訊卻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理想。即使 AI 革命的前景發展明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要放任這條發展路徑走向極端，失去控制，並產生災難性的邪惡結果。

根據一份來自於 Life of Future Institute 的公開信<sup>1</sup>表示，人工智能是人類文明中應用人類智能所發明創造出來的人工產物。當我們試圖製造並利用人工智能將人類本身有限的智能進一步整合與擴大時，發現人工智能對人類文明發展潛藏著巨大的好處，並預期可為人類帶來普遍的利益與福祉。如何繼續擴展人工智能的能力，並把人工智慧對人類社會的效益發揮到極致，這是「AI 人文」出現的軌跡與發展的目標。如今 AI 的研究與應用已經探索並實踐在各種不同的問題與方向上，其中最主要的課題還是環繞在建構出一個具有「理性」的智能主體 (intelligent agent)：一個能夠做出良好決策、能夠進行精心籌劃與善用實踐推理的感知系統與行動代理。「理性」這個概念一直都是構成人類的本質條件，如果我們想要建構出一個「理性的 AI」，這將是一個積極意義下的「人文 AI」。在這個意義下的人工智能我們不僅希望它能擴展人類的智能並創造人類的福祉，我們更希望它能做人類想要它做的事情，而不會出現失控或不理性的「超級 AI」，並做出不人道或無人性的瘋狂行徑。這是發展人工智能的兩面刃，也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糾結。

發展人工智能一方面測試著人類的智力，另一方面也挑戰著人類的智慧。當我們預期一個可以帶來繁榮與幸福的「AI 人文」時，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

<sup>1</sup> “An Open Letter: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obust and Bene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Life of Future Institute: "... There is now a broad consensus that AI research is progressing steadily, and that its impact on society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re huge, since everything that civilization has to offer is a product of human intelligence; we cannot predict what we might achieve when this intelligence is magnified by the tools AI may provide, but the eradication of disease and poverty are not unfathomable. Because of the great potential of AI, it is important to research how to reap its benefits while avoiding potential pitfalls..." (<https://futureoflife.org/ai-open-letter/>)

文 AI」呢？個人認為，也許一個「BEST AI」算是對「人文 AI」的最基本要求：也就是，我們理想的「人文 AI」是一個具有「效益（Benefit）」、「感知（Empathy）」、「安全（Safety）」與「品味（Taste）」的人工智能，一個具有卓越人性與超強智力的人工智慧。

「疫情過後」是一個等待，是一個期盼，但也可能是一個突破與跨越。「後疫情時代」來臨的時候人類文明將會有什麼變化？人類社會又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調整？這是所有人類都應該省思的問題。